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宰相下

為人上宰相書一首　上宰相書一首

復宫闕後上執政書一首

兆省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一首

與裴諫議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一首

宰相

為人上宰相書　　白居易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可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

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茍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者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脗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

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强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也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首當具瞻之初竊希處集作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伏覩先皇帝之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

孝慈之閒亦古未有也葢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徳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隂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托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其亦二字集作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閒得食不暇飽得寢不暇安行則懼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

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鴻業雖物不改舊而命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慺慺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顒顒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惰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踈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悔動静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熈其令宣和其風

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

失豈盡知見乎必未集作不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

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况於上為天子聰明

神聖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

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以來斯道寖衰

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

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哉集作者古之宰相

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為心今即集作則敏行遜言全身

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今即集作

則專任其兩耳兩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賔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爲名今則鎻其第門而已矣假集作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溺集作没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矣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

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黙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以成獘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聲(集作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及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及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獘恐未甚於今日也然

則為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思積於中而集作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申而不實黜陟之法雖脩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誠難矣三字集作誠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乎集作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剗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

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目皆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於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禄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禄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

索之茍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慎集作精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之不茍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績集作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

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托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集作粟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羡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静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

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必待集作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釐良弼必能行集作刑四方

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為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盖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恩之日在於今日矣或者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

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以枉直而尺尋也某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啟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化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

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卒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徵集作魏之真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至集作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彞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

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四年閒天下大安戎狄內附

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

不取於漸之明效也況今日之天下豈獘於武德之天

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

已矣所以主上踐阼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

國家之時也相公拜集作受命未及十日而某有獻於執

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盖

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失集作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而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而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盖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狥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謀集作謨可聞

也蓋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蓋蒭蕘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智者必曰如某者七字集作知之者必曰至如某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見之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游長安已集作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

今有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頽之人萬分之一也相公以為如何如何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嘆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耻聞之不在其位則耻不能言之其為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

戈丈強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為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蚿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嘆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

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況當今巖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集作治民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茍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蚘也不知其所集作所以得罪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　楊夔

子雲有言曰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故董仲舒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也舜承堯禪

當太平至理之後猶且放四凶舉八元八愷而後百揆四門方克調序當今承百王衰弊之末繼萬法隳散之餘皇綱不序事無舊貫閣下掌國之鈞提人之柄將循其舊而就為治乎將擇其善而漸以化乎將新其轍而革其獘乎某誠不敏粗達利病之源常欲得布露縕蓄於執政以助教化則與躅人之喜慍隨聲而是非者固不同其軌矣夫廣引古事以黷左右盖類庸醫不啇疾病掊聚衆藥合為一法布有或中耳況今下筆者言登

庸之善則皋夔蕭曹語字牧之能則龔黄卓魯此亦閣下飫於聽視矣今不敢逺為徵譬請質而言之閣下將循其舊而就為治耶且四海生靈久陷密網舉手搖足如在桎梏其懐革弊剗訛之政如旱苗之待甘雨若循其舊不為之制信其治不為之憂蠹不剔則壊及根本毒不抉則疽及骨肉矣以此知循舊之難也閣下將擇其善而化以漸耶且知人之道聖哲猶難故仲尼有以貌以言之失則閣下所為善者其欲詢於人乎其欲取

於言乎取於言言未必信詢於人人未必誠蓋澆競日
久煽爲朋黨内則巧詐萬變外則絜矩自任同於已者
互推互挽出於已者擠辱如仇訪於人有是有非聽於
人有端有曲雖秦鑑之明羌羊之觸未免其撓且惑此
以見擇善之難也閤下欲將新其轍而革其弊耶在今
日時之訛俗之壞况大兵久役之後救其衰殘未有首
於此也前車已覆後車豈可躡而行之固當改轍易塗
以取其不傾不蹷道路之人亦知此爲至計况廊廟帷

喔之畫豈不以是為急哉然民困已久如涸澤窮鱗噞喁餘喘更沃之沛澤則有蘇活之望若顧而哀之曰吾未能卒致其澤命貫而挈之俟有水之地則捨而放諸則是魚之反不如噞喁於涸澤矣此以見新轍之難也然則為政之道固在乎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大兵之後生民陷於塗穽九州四海固仰首於吾君吾相以待其脫塗出穽也使吾君為堯為舜固在吾相之左扶右翼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任豎刁易牙則國亂而無主身歿而不殯如此則臣持椑贅繫於臣不繫於君也今閤下莅事以來以為天下安乎危乎賈誼居漢文昇平之代猶言今所安者抱火而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況今日生民首未去其壓足未釋其縛乃欲循常之轍以安輯還定猶為饑仆者譚一作擇翊日之膳將何所濟哉夫欲安其民則莫若擇守宰夫欲固其本則莫若去奢侈夫欲官之治則莫若為官而擇人夫欲弊之革則莫若限田而定賦夫朝

廷之立在固本根本根固則兆庶安兆庶安則盜賊息盜賊息則基於太平矣欲安其兆庶莫若擇守宰守宰良則人民安人民安則無逋逸如抱沉痾者偶所親之衛養焉肯捨其親而從踈乎茍不精擇其守慎選其宰信虛聲徇請謁是致禍於民而思其安如挾弾以驅林惡禽之驚也決防以涸泉怪魚之逝也故漢宣帝詔曰與我共治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承平之代號為得人內外肅穆時風一變如是則守宰之任其可容易乎

其可輕受乎今遠方郡邑民抱愁痛嗷嗷然如嬰兒之望父母也朝廷命牧守選邑宰以何道而取耶其有忘慈惠之心蘊聚斂之志不恤疾痛但恣刻剥役匠瘵以從欲飾厨傳以邀名天路高邈叫訴無所居者以遠而吞氣行者以賂而設譽縱使貪過桀跖亦可高枕夷抑如此則流毒於下豈有既乎故曰欲安其民者莫先於擇守宰也夫世態驕奢競相扇習生民益痛時風益訛昔有諫舜用漆者以其漆不已至於象象不已至於珠

玉夫塞其源絶其流猶有浸漬潰防之穴而况抉其源疏其流其可罷諸洋溢乎且古者車服僕隸悉繫於位上不得踰制下不得僣上故貞觀開元之初位至丞相其導從不過十數人而已迨林甫秉政内挾邪以固寵外託勢以立威勝己者巧法以誅之異己者倚公以斥之内外畏惡林甫亦自審其曲由是出入嚴其兵衛如見大敵自後執政者嗣其餘風至今不衰下至散班冗職但力可致者即前有驅後有殿固莫問於品秩矣至

於崇德雅望亦不能復具本縱心有所惡皆有類聚者
瞽惑不得固具節矣且月俸即有限餘給即無數以有
限之入供無度之費俾其分一職當一位不掊不歛者
亦鮮矣車服僕隸之為費上且如此况復後庭曳綺羅
飾粉黛者其費如何哉故因賂一作賄而仕由賄而達牛
驥皂隸汨為一流居外者恃內之權資其刻削居內者
恃外之遺益其侈靡耗民之生如城之狐蠹民之力如
社之鼠枯骸朽皮盡取後已閣下其不痛心乎其不收

泣乎夫四方程式自輦轂出儻閣下尅己以行俾四海知所法則其為革弊剗訛不啻沃湯於砌雪也故曰欲固其本莫若去奢侈也自大駕南廵官失其守冀販繒織畚之伍有安劉滅項之才於是爛羊續貂首尾顛倒苟無董正是忝國經玄宗平内難有功者多横行自負姚梁公當國引光武故事請不任功臣以政優其禄秩寘於散地使不干禁忌無韓彭葅醢之戮保子孫爵禄之慶閣下不以是為慮乎書曰官不必備唯其人國家

設庠序之官葢闕禮敎詩之本也茍非其人焉可妄授今貴遊豪冑恥言國庠凡受其官意若獲譴故朝廷職事亦以為尋常莫知大學為國之本本顛則枝葉從之矣焉有文明之代輕易儒學齒其位者曽不知書之顛倒而欲以此發明大義闡揚大道是猶責瞽者以玄黄詰聾者以律呂舉是一隅則百辟之選豈可不擬其名責其實也故曰欲官之治莫若為官一有守字擇人也今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明勑屢降非不丁寧州縣

奉私曽不遵禀既因循未用亦有所未盡焉盖僑寓州縣者或稱前賢或稱衣冠既是寄住例無徭役且勑有進士及第許免一門差徭一作役其餘雜科止於免一身而已今有僥倖輩偶忝微官便住故地既云前曽守官州縣須存事體無厭輩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廣占物産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人不計貨物只希影覆富者稱物産典貼永絶差科貧者以富豬擠排助須從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見沉淪有膏腴者坐取安

逸衣冠户以餘慶所及合守清廉旣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無畏無忌且古盡一作盡地之數限人名田一則量其貧富一則均其肥瘠今凡稱衣冠罔計頃畝是奸豪之輩輻輳其門但許借名便曰納貨旣托其權勢遂恣其苞囊州縣熟知莫能糾摘且州縣所急莫先科差富貴者旣黨護有人貧困者即竄匿無路上逼公使下窘衣貧怨嗟之聲因傷和氣茍權利之路絶請託之幸除即民必泰俗必阜矣何以塞其門杜其隧在定其税額

而已自一品至九品各限其田田有定即賦有限無路廣占矣既絶其廣占既富者無苟免之徭貧者無非次之役則凋瘵何有夫不蘇時俗何有夫不安故曰欲弊之革莫若隨田而定賦也是四者固為政之綱也一作限將欲安其人豐其俗是未有先於此道也復有急於是者蓋朝廷之法也夫法者士庶之所以共固不以士則廢庶則用所以一而行之者欲人之鮮過也苟輕者以賂而重曲者以勢而直縱朝廷示於人雖一子不為信

而況有勢有賂者焉肯凛畏哉今朝廷之法不及州縣之條州縣之條違者必有刑所以人知懼朝廷之法犯者未必罪所以人莫畏是以冠履雜處首尾倒置國君之威不行於世牧伯之令反信於時如此則風俗日已澆國柄日已陵不甚痛歟不甚惜歟今為政者未嘗以此為痛蓋各急於私不計於法設有其行（一作行其）典者悉貧而寡援俾其受罰而興怨蓄憤而不能訴鬼神有知固納其訴則伏陰僭陽繁霜苦雨豈不職於此哉且石碏

殺其子君子以為義叔向戮其弟仲尼以為直今閣下當此大柄豈有捨其義與直而混其名與齷齪者為偶哉今法不患不制而患不行事不患不立而患不公茍以用法必公不以豪強而曲直則不出户可以見四方之承禀不下席可以知兆庶之休戚矣代宗朝用楊綰為相綰性清儉時論推之及為相郭汾陽為河中節度使憚之妓樂減半驗於此即四方凛畏當國者操守耳陳平對漢文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内親附百

姓外鎮撫四夷使御史大夫各得其職今陰陽調乎百
姓親乎四夷柔乎內外之職各得其任乎欲陰陽之調
也獄無滯訟官無濫政農桑無失時公府無加賦則里
有歌巷有頌和聲達於上休氣屬於下陰陽何有於不
調哉欲百姓之親也不奪其力以營臺榭不刼其才以
具土木不掠其糧以給犬馬不賦其財以資交結閭民
之病如子之病閭民之飢如己之餒百姓何有於不親
哉欲四夷之柔也省刑罰薄賦斂謹庠序之教申孝悌

之義鄉里識尚齒之敬道路知事長之禮然後固其關
防禁其侵掠櫜其戈革示以恩信四夷何有於不柔哉
欲內外之職得其任也命各舉所知隨材引用不以位
微而不録其言不以地寒而不取其行稱文者授以文
學之任然後考其文之臧否稱武者授以兵衛之任然
後驗其武之勇怯稱理者授以親人之任然後責其理
之優劣稱錢穀者授以度支管榷之任然後課其錢之
盈虛實者升之不副者黜之其升黜皆及其所舉故人

不以黨而進亦不以獨而退故內外之職何有不得其任乎自元和以已集作降宰相閉關不接士夫游其門升其室者非有世故非有媒薦固不可偶頃刻之語周公一握三沐髮公孫弘開東閣邴吉不以吐車茵為過而乃致治平故太平之基非一士之功也借如大厦崇崇誠柱石棟梁之力然捨其欒櫨榱桷此為何室哉今天下有倒懸之急實閣下日以繼日籌其事坐以待旦思其用忘寢食以待往來捐金帛以給貧困之秋也其家

且貧讀書著文之餘以漁獵奉甘滑今閤下居容勿啓沃之地輙以漁獵為諭焉夫漁於澤徧水而布罟獵於林被野而設罝不徧不被是闕其具也及其獲魚得兎非一日之力今内外百執事亦罝罟之衆目焉焉可一一責其獲又不得以不獲而不設也然能不縱其躍不漏其走亦足助為漁獵矣苟或不掩其走不蔽其躍即捕之無虧其綱紀則後日之漁獵不患於遺矣惟不以詞之繁試一二垂省幸甚幸甚

北省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權德輿

某月日試秘書省校書郎權德輿上書閣下德輿材術無聞（集作材實無能）重以拙訥雖星軺往復皆獲趨拜竟未得粗承餘論少盡下情伏蒙以彌（集作邇）世之舊將獻狀上録慼戴循環不知所措或有所見敢布愚衷何者今皇帝馭天下之初將欲拔才俊延幽滯綜覈名實覽觀風俗故分詔近臣省問四方將天之命其旨不細則閣下

舉一士用一賢必當窮驗聲實精究終始一旦以愚當薦士之目誠衆多所未喻也凡以故舊之私不能忘情與夫推賢類能其事則異今者澄清省察以得人為功直道公議天下屬目此時而失則所失多矣德輿伏膺儒行三十未立揣躬責己知不如人候他時進修與諸生齒方蓂當大君子眷念之至申鄙夫報効之分今者有若集作以貲用所逼茍進一官則傭書販舂亦足自給必不敢以區區之身上累名器敢拒黔敖之食徐受山

濤之恩下情所守在此而已是以竟未獲拜謝者以必所不敢當也伏惟宴閒之餘俯察愚朴文章鄙畧不足以煩省覽用此陳露慙畏伏深不宣德輿再拜

與裴諫議虬書　于卲

閣下昨日愚子皐暮起居迴蒙以放鷹度隴二賦及宗儒銘自發東甌至安南諸作見示隋掌明珠忽蒙分惠一作玩秦臺重璧不間旁臨是何衰暮偶此殊觀幸甚幸甚自微言中絶大義復乖歷戰國縱横之後遭亡秦煨

燼之末四始不作斯文無紀漢興總輯馳騖稍復詩騷之體訖建安之間皆可垂訓風流更代紛然殽雜迨有高下不可勝論齊梁陳隋至乃流遁矣國家受命煥乎文明開元天寶於斯為盛格高體正者君臣之義天人之際畢備於斯矣先覺後進其誰間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所務者急所貴者興過一作遇之則進不過一作遇則墜考之文章東不流於海南不集於江萬方行紀安可考哉某性乏天假學非專門徒以非薄少有謬膺清

切特用潤色鴻業頗承渥私孤奉明恩競速官謗謫居之地闕猶佐大藩承府公廕庥厎下榻清讌風亭月觀美景良辰未嘗不接高興陪嘯詠雖唱高和寡未能弘道雲從風感時頼起予如此之眷者如此之樂者歲不我與星廻四周而不知老之將至累之在已餘生之幸斯亦厚矣閤老心無所負神保其真冒南氣之炎鑠泛重溟之湍浔清光可鑑素履惟精雲天意長復此與合有足歡也今網羅俊乂渴日為勞明詔屢下旁求四達

未有天生棟梁而不構大厦時遭霸王而不先受器者也在姑務修德而已前日之命情實未盡燭不見跋露不稱晞區區主人有所懇遜信宿而未獲拜賜者實以沉瘵之故旦暮為劇況南面梧疑北背瀟湘歲聿云暮於焉遷客心折骨驚復何言哉所得四卷繕寫已畢致之篋笥為藏馳遣舉餥送本不復一

與陳京給事書　　韓　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
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
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其若加其親也厲
乎其言其若憫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

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於（集作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未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粧飾皆有楷註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集作言）而畧其禮可

也愈恐懼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自外府協律召拜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他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他遷耶一作即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集作敢口舌者必得口

舌所嫶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蚘韋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謡為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亟相意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省上

上姚令公書一首

為邵翼上張兵部書一首

答左司崔員外書一首

為崔僕射與郭令公書一首

與郭令公書一首　　與楊員外書一首

與李尚書書一首

上西川韋令公書一首　上韋尚書書一首

贈鄭州盧員外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一首

送張尚書書一首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閤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

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之集作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有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集作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方集作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吕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疑集作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

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者皆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供枲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

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情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集作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此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德化（集作誠感）難用（集作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集作阻）抑尊謀選衆之舉息此（集作彼）訕上

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脩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馬廋哉雖不識之又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惟集作此君侯之度内耳安用小人之説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顧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

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為郃翼作上張兵部書　　蕭穎士

月日應武藝超絶舉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某汝潁儒家子先人以文至尚書郎令僕不肖持七尺之軀蹶張角力為褒衣者所不見禮猶復決短策希餘光願以羸疵之形忽微之氣三寸之舌百金之義一朝而委諸執事將納之耶拒之耶嗚呼茍或拒之士亦未易知也誠為執事言之僕幼聞禮經長習篇翰多舉大略不求

微旨且尤好史臣之言自秦漢迄於周隋馳乎千餘載間天人秘理軍國奇畫皆耳剽其論而為文未止（一作嘗）不喜潤色求官惡（一作要）拙莫能進趨顧人事所先則天資所闕雖欲從士大夫之後高談抵掌取當代名其不可得也審矣然每讀太史公書竊慕穰苴樂生之高義常願一寘戎車之殿指麾部分為天子捍城近臣不知明主未識徒欲奮決孰為引致嗟乎使古之二子復與僕同時於今雖有敗晉強燕之謀亦不能自達也明矣

所謂論干戈於揖讓之代則悖者信哉是以傴僂其形慙沮其色與被堅執鋭之伍以馳逐擊刺為容雖欲耻之其可得已侍郎亦不可謂僕無學而輕之今聖主居安慮危有備無患以侍郎為深寄故專任簡稽之司豈不欲旁求爪牙式遏寇虐故將七擒是擇寧止百中為奇則孫子之謀長於臧竈杜侯之力曾不跨鞍蓋古之有善陣不戰者未聞以投石拔棘為全軍也侍郎懋衮之後為善是學朝稱偉才物飽宏議固當纘革平之業

為社稷之臣使小人得驅馳下風計畫見用比蕭何韓
信之事顧不美乎侍郎必不以僕為狂使待罪末品參
一旅之長受偏師之任羽書狎至烽火交馳察以時候
占其氣物標利害之形相山澤之險乍聚乍散一陰一
陽飈馳雷動千變萬化使兵不血刃勢如川決與夫搴
一旗斬一卒崎嶇行陣之末以徼賞求名者何其遠歟
如或人非廢言事有可驗又得出疆塲之外奉咫尺之
書因宜料敵隨事制變使千古忠臣之節凛然復存則

蘇武虜一作窘中尚能齧雪傳生幕下必斬樓蘭此一奇也侍郎又不可謂僕大言而疑之以侍郎有卓立傑出之姿虛心待士貴不驕物故小人越上下之分持得失之端私布之於侍郎期不以衆人見遇也侍郎用僕亦今日否亦今日屈伸待命惟所進退某再拜

答左司崔員外書　　權德輿

德輿器用瑣薄無他才術徒以木訥之姿翫習聖賢之訓嘗以為大樸和集作久散世道交喪師友之義欽酬薄

之風起蚩蚩萬情無所思向衡憤結懷愁然終日前年得以行役獲覯德容始蒙泛愛竟接清議初論當世之理要次陳情性之大端終語道德之宗集作原祖溧雪百慮洎然蓧真一聞至論神開意瑩不覺虛白澄曠浹洽四支則易直子諒又其細也當此之時誠欲備門弟子之數日展嚴師之敬雖此志不遂實念逾餘涯忘年之歡契比伯仲昨者奉問洞見仁衷且有退身丘樊之說巇夫中人之性或不以利回而多以名敗或時能蹈義

而鮮能克仁此誠細者可力大端則循情而動矣至於黜聰晦明恬於退讓息浩然之氣哀樂不入不然則秉時致位以天下為已任化醨為醇澤流無垠彜倫式叙生生茂遂此誠大君子之出處也近古以來作者實鮮豈世運有在或時無其人聞睹皇極綜論之一篇得之盡矣然則或進或退小屈小伸豈足為執事者道也又示問之中情旨備至不棄弱植仰以嘉姻荀陳之義非所敢當況司徒令子為後來名輩精識洞鑒丞集作誠已

得之鄙人何堪後（疑作復）當此命門閤之下珉玉不侔將何以祗承厚意當叔寶逸少之日恐累清德無任下情已具諮聞敬承嘉命尋冀拜謝感慶伏深某再拜

為崔僕射與郭令公書　于　邵

某月日某官某謹奏記令公閤下幽風固陰月紀將暮伏惟尊安福履萬壽無疆幸甚幸甚某遠鎮方隅蕃蠻未靖力微寄重憂累交煎雖無暇自謀終分心遠難一昨中使飛驛王命急宣特諭西戎侵偪郊甸即日奔走

以副廟謨神往形留豈遑夙夜近知輦下人無動揺復聞朝廷勞師薄伐朱相公以幽燕勁騎先啟戎行而令公以朔漢舊軍暫分兵要始則聖略不世出固推心與人終則上台一作才應時須同力戡難朱公稟命而有進令公遣戍而不疑是皆存大業於至公遂表無私以奉已太白所以食昴魯陽所以廻暉斯乃協和萬邦豈必因依一代昔者范宣子讓德晉君以覇藺將軍避怒秦兵不侵書之縑緗名亦不朽令公勲冠天地力存宗社

每當一軍隱如敵國若涉大川而令公能濟若火燎原而令公能滅厚德及行葦太和合陽春謙尊而光直方以載四方延頸萬邦立程當今執事在具瞻之上將自下而彌高欲從損而彌益一諾而千萬人說一謙而千萬人讓況作相三朝行師二紀東征西怨遠懷邇安是以蒼海之隅莫不率俾膏雨既滋於百穀人倫復正於五常當今日之嘉猷何遼古之能擬齊晉之際其大此乎某區區不才謬司戎律每欲刳心示衆嘗臆酹恩側

聽遠方有行疑君父忘寢與食思奉前人列辟在下風

特蒙恩獎欣逢十載之事竊賀兩君之好感慕書紳未

知其極謹遣其官其奉獻情言書非盡言之具蓋陳赤

實拳拳之分某頓首再拜

與郭令公書

汾陽王令公閣下伏惟戡難定禍勳載王府致君行已

德冠當時講信脩睦敦叙舊好悉為古今第一則一作側

小子在數科之一而不能上達以自布露九泉之下何

以塞責頃年令公先府君刺史于渭家世出牧於岷二境相接數年脩好睦為弟兄契以金石則令公之所聞見也久矣初以専經遜業常假籍於渭之渚于時使君文特以禮送問以時務許以大名為之下榻教之改業復歸以報命先人從而誨焉天寶中忝以進士及第其年判入超絶科受校書此則使君文人倫髙鑒施及小子不其神乎永懐報徳何日敢忘慶流後嗣日以昌大及兹匡救莫之與京謬從庶官之列黙於衆人之下爰

自起居郎署省闥未為令公所顧以職在下位不敢干進也殊不知江海納細以為大山岳積壤以為高斯道日顯人皆是效以不待掃門願陪下拜有若公之令弟少府監知之為人工部趙侍郎賞之為文户部李郎中列之為友皆朝廷俊選而不相鄙棄庸可誣乎夫有開必先先兆所感如小子者使先文字之已足(一作及)於此令弟愛之貴婿終(一無此字)眷之及(及一作又)於此而不能再登龍門禮叙世舊未之有也謹奉尺書歷黷執事轉於内

屏以待命死罪死罪某再拜

與楊員外書

七官（一有人字）院長足下愴與子別雖以為晤出處默語蓋非一途須自除官乗流則逝性有定分愚不可移是進已無所干退亦無所悶到家喜骨肉之愛出門全賓友之歡陶然而不知樂之將至亦何暇役耳目從智力哉故知山林之士入而不返者宜每逍遥縱觀從亨（疑多）暇近覽古公避狄之地緬想用文出畋之師如其仁如

其仁又其聖也不遠閭井頽然舊風嗟乎我生不辰遭值世難天未悔禍人猶怨嗟顧予弟之為邑逼時政以多故恭寛信敏恵力行不必果長太息之復何可言一作復可信言猗那楊生行道利物勤於四海君子之踐中朝柄政從容晝計抑有由也兔旃良圖無以自媚風味遐屬此情難論嘗當春臺梅栁動色興思與攜手傷如之何時流好音尚慰羈旅幸甚幸甚大尉告身在近人魚朝處望為收取遠代傳慶不欲失墜慎爾無怨因家人馳

驛臨紙惘然于邰頓首

與李尚書書

某頓首尚書姨夫閣下伏惟秀出天枝挺生王國十年分閫八座居榮善譽嘉聲聞於四海幸甚幸甚某忝接末姻早承餘眷南泰旅寄特奉周旋西掖宦游叨聯清切高山景行何日忘之去年出守江華未遑進路猥當時議且復拘留滿室遺孤立錐無地朝求暮乞日往月來外姻親朋内慙骨肉屏居陋巷不堪其憂惟此絶糧

已復旬日古人併食今實當之側聞姨夫入朝先以貧賤為意頌聲載路誰不歸心某於池陽之間獲空閑數頃之地誓將作勞隴畝以望秋登所乏耕牛傭賃無計儻或哀此窘逼許以後圖解倒懸之憂廣賙急之路以德報怨先哲格言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輒肆干觸昧於是非懲諸常情豈敢逃責痼疾暴發末由造門謹使家人投刺不宣某再拜

上西川韋令公書　符載

伏見自建功汧隴之後天子念重付託西蜀擁旄杖節垂二十年能斷西戎之股臂鑿南蠻之耳目獻驃國之絃管摧芥熱之横滑四方仰首威聲赫然是何才略如是之偉也巴岷之人蒙慈惠被法禁秋霜膏雨不足為喻是何政化如此之美也於戲大丈夫生乎天地之間功德富貴而已矣今令公英姿玉色照灼當世勲業格皇天崇高如泰山若使圖丹青刻鍾鼎為有唐一世之盛令公獨得之矣其項不自揆謬隱匡廬間其所務者

不專文字亦嘗有意窺佐王治國之術思樹勳不朽之事心長才短難進易退徘徊林壑屢移星霜齒髮蕭索無所成遂雖命使然也亦實慙贄疑作質鈍自成都違奉馳心旌麾高卑勢殊分絶干請一昨戀慕滋甚不敢寧處因脩狀䟽并獻拙文不謂滄溟量深轉涵微細猥見下答仍賜褒寵蓬蓽之下焕然有光臨風悚息不知所措其氣性野直寡儔少合宇宙至廣迥無知音遭逢知音便是死所伏惟令公上才宏識傑出人表律呂一動

變寒為温伏知小生旻自兹日至於沒齒無沉痼之恨矣然九霄之鴻假勁翮而飛者也萬斛之舟假長風而逝者也鴻與舟而不翮不風皆摧頽朽蠹之物也安能自運哉輙敢比況輕塵視聽伏計令公發函之際當不哂飛逝也新文五章音以賞奏重干宗匠伏惟俯賜省覽幸甚幸甚

上韋尚書書

伏惟尚書雲霄之禄位汧隴之勲業河海之宇量青蘋

之操持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則若詠滄濵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為悠悠腐儒僕不曉事故略而不書某聞獸餓思食士窮思遇此生物之常也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某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翳薈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混闒茸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顔踰年出入五謁而善竟不聞於左右顧不及於布褐汨没塵土造次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諸已而已矣不然即黄

金之臺崔嵬造天獨不陪郭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於節下將欲求遂於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於江州小子荒唐曾以短書干之色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為遠大當是時賢豪侁侁滿盈江湖翕然以風槩相與亦屢為侯伯之有土者行束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鶡鵬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久違寧覲顧瞻歸路敢逡巡乎昨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顏怡怡然喜

其如人親戚隣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禄未及而門户有光稽古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朋友懷芳結念相望於榖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湍瀨適九江之遐阻以業就志以家依山青風白雲相與終歳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焉尚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侔善政如和羮美深仁頰陽春罷材拯困多在輦下令羽毛穨弱大賢能煦而嫗之使其騫飛乎令鱗介蟠屈大賢能澤一作雷而雨之使其騰驤

乎顧之即榮重委之即廢賤通塞之路期於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俟遭值伏惟非常施與之幸甚幸甚

贈蘄州盧員外書　符載

去年春三月某有謂暫出蓬戸閒適值麾幢將度潯陽嚴太守命某為貳食之客偶於末席備聆嘉話如和風扇春膏雨澤物真可愛也玉斝未醉蘭橈遽動襟緒百端欝欝不開後疑有遠役南征千里夏徂冬歸道路蕭條音塵寂滅至此而已今者有襄漢之役實遊郡境誓

將維舟泄宣曩懷一昨至蘄陽岸下屬日晏水闊風猛
波起帆席張快不可偃落眄睞失徒煙露蒼茫杳杳馳
心悵然無悰其深山耕漁之人也不求干進貴賤之異
何緣驅偪竊嚮下風聽君子之議采輿人之誦若將時
會踐升朝廷伏知君侯必能明禮樂補教化翊大君於
皇極保蒼生於仁壽夫如此則善人國之紀也敢不恭
敬乎敢不親愛乎拳拳之衷正在此耳方迫行邁稍趨
北路延賓一作饋英華戀慕滋篤李山人丞以藝術日游

門閭問訊所止將欲候起居今故留之用書寫懷其他文一軸葢執贄也非敢誇也不遺細陋或見光寵但願抵褢漢病夫拂拭耳目而俟之某再拜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　呂温

僕射稟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侮之衝治（集作處）瘠土而其材甚豐訓羸師而其武可畏少分麾下潜運掌中再開劍閣之扃繼獻盟亭之捷應接制使先假地征掎角王師且為鄉道（集作導）削叛臣之

跡釋梓州之圍勞實居多無與讓美集作無與讓聖上集作功陪

神武睿斷注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知一夫之勞逸必

察況閣下効彰朝論事布人謡精誠貫於神祇茂伐懸

於日月豈復聽簿書之微巧詆笙簧之濫音来示所虞

無足介意其以寡薄謬膺重任舉闗國計動屬軍期夙

夜憂懃未知所濟過蒙稱奬愧惕良深唯托方岳至公

共守王度物估小事固無二三許共遵行亦如受賜佩

荷之至無喻下情其再拜

送張尚書書　　　歐陽詹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閣下其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令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為其人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豈知身則其人乎既知其人其則願知也（集作斯其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路於長者或以卑詞褒頌為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為先者伏

計尚書飽見之英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集有直字）亦竊醜之況以尚書茂德雄才則已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章明於身乎以尚書川（集作山）容海納則自斷於胸襟矣豈在悠悠八行尺牘進退於人乎知不然矣某才拙魯訥不敢游詞某關越人向京師七千里（集有以字）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人錢五萬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難困逼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賃廡

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于兹矣亦以窘逼遍祈於人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斗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廬士之窮莫窮乎此也今日有来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明日有来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某晝忖夜量既先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區區之心與議并俾忘干犯以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

賴答億兆之望豈獨遺其所願知之困乎尚書下將燮
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其所願
知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
能濟患也詹之困留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隣陝虢
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
里控於尚書者亦知尚書必救所困馬神遊五侯之門
遍心擇王公之量匪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
露微辭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冀拜伏雖有蓄積庶及

面陳其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　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省下

上張僕射書一首

荅韓侍郎書一首

上河陽李尚書書一首

上鹽鐵裴侍郎書一首

與韋員外書一首

上禮部裴侍郎書一首

復崔尚書書一首

節度上刺史附

與路鄜州書一首

與江州鄭使君書一首

寄徐泗張大夫書一首

荅盧大夫書一首

上張僕射書建封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一作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

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好臣其所蜀本有受字教而不好臣其所蜀本有以字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能集無能字愛其君者亦未有好義而忘

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集作此言進又作言此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也集無也字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此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集本疊知己二字則未也伏惟哀察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

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韓侍郎書　李翺

還示集有云字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寛否灼然太寛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今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無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逢便見機

巧有惠（集作慧）辯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龎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

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駕（集作薦）賢俊如朝飢求飧（集作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凡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求飧（集作飡）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集有榮字）樂而得

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集作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代有聖人肩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儁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

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洿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聞則導集作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洿之賢彰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洿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

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十八字集作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謝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鎖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

南指為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德政況聖主撫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命誅雜虜集作令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

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鍜鍊教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古今成敗者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胷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以來凡有寃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以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巳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

錢即放不二年内盡恐逃亡今譬於一本作如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裏四千里糧直入城投集作役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縷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别無赴訴令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為不法況諸監院多集作皆是以貨得之恣為奸欺人無語路況土鹽商皆是

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奸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大殘為侍郎之陰德以牧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有百集作事自能

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鑒微集作愚衷不賜罪責牧再拜

與韋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二字集作雖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集有其字畛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子二十二集作六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為俎豆

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集有事字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蚍云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上禮部裴侍郎書

臨其事不能茍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為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謟飾詞言巳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諧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集作俗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踖株一作踧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於巳難之時者哉然或

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蚘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以二字集作棄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一作擧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丱而習之亂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集作趣四海無强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

歳為往來程歳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歳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歳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集作丁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一作聞以平律校羣士懷才集作道負藝者踴躍至公蜺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覔階待試嗚呼蜺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脩而名不副將三十

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蚖亦得以至公進退閣下退之蚖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黷尊嚴敢忘僇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蚖也豈敢蚖再拜

復崔尚書書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巳也集作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蚖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況

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嚮不私岸谷與高下為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始集作者嘗為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蚍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為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

道其所得罪蚖早不量已嘗集作常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集作則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為身屈則道不勝語畀則道不明以其諠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歟論議險直歟儕伍擠毀歟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蹈辱卒吏猶

有陷人於急（四字集作隱忍）況蚖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蚖一旦為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成怪笑不止人之怪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嬖媵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己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一作終身殺戮非）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蚖前不

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辱集作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

得困而至此故豈嘗論議險直乎蜕伏以冠衣不完集作

高潔趨拜未識威集無此字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

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

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蜕再拜

節度上刺史附

與路鄜州書　　沈亞之

月日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閤下亞之昨去長安時

歷别於所知親友集有門字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義之道欣欣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搌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宣集作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賔士之道髙下之等則曰某

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華集作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僥倖之徒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智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數而惠遺集無此字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之門者皆相爭齎書為

粮受閣下之恵者不曰閣下之恵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媿於閣下不唯不媿而已亦有憤激於中（集作衷）而終怨怒者誠（集作竊）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之愚獨為閣下惜伏惟（集作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如此則知言者（四字集作則四方之士）聞之皆曰（集作謂）閣下不恡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令亞之冐旌戟之嚴敢言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兢無任亞之再拜

與一作上江州鄭使君書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於九江郡守鄭閣下詰之既深安集作焉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闗戎虜遁避還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常理也然喬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

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賑賙輦轂之下執笏常謂請罷所討者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窘請得往道集作導懸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以為古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書仍

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重

擊鼙之椹集作柄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

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

於常山帥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

有餘輩及滄海冦欵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

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馬先至滄海同捉與其徒

繫頸者服練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

大夫遣河南將石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捉於平昌亞

之分道馳還以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具魏之門守長皆為難日昃不得食因中病於南集無此字廣武之門歷再旬而謫書降即奔上所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為狷急忘體冐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酈生憑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刼而烹之在前代且耳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奉命詔銜解轟裂網之恩啓萬死重生之路起曝鰓就鼎之命集作枯彼不思於降復

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
況親於戰鬭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已
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
祐避壁攻平原城城危且急尚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
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
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𡢃𡢃
之常恩而投戀肆喜何者氣微意廹則毅容之難洽而
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被堅甲持銳鋒以相

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倫乎此解析之言誠不當為閣下説説亦不能降聽以委達集無達字書之丁寧者葢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悟耳梗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材畧横世氣為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静則近鄒魯之士講詩道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

休烈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眞天子
文武大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閒敢以疎鈍切懷風
槩如是星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敻蕭條世多棫朿
末莫一作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端緒殆似
行佞懷緘浩思殊鬱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
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
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劒術云嘗以青萍睨公乃發
篋篋出閣下寶劒銘相示載鑒裁不明敢懸貸人因覽

文以異斂覩斂以奇文繇是憑之為聰明依之為肺腸一作腹恣陳蕪穢妄有紀述摭拾冠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一作羙茂得為通誠導意之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於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況乎屬一詞乜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叙志意皆游言也豈曰文為一昨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末則存一作見策勳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侯蕩蕃虜

拔烽燧於近塞洗腥臊於絕漠黄河九曲為大國池沼然後拜閶闔和陰陽炎炎赫赫載勲盟府豈獨擁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如智慮短薄無裨絲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比為竇車騎刻燕然之石公謂之何哉載今屢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緣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即托記錄之目輙以蔦溪劔志為名屬事相交闕謹偕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塵忝臨風震悚閤下或為休庇若將獻酬張布

錦繢鋪映麻枲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目詳憶耳不宣載再拜

荅盧大夫書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野人符載再拜頓首上書于觀察使大夫盧公某伏見古人或出以行道或處以向晦皆其德不昧其迹不辱者以其立身之本固動静之分明也載顧散細之材無榱桷之用違力妄進祇取顛沛故廬山南住有一畒之宅有友生五人切切偲偲更

迭鼓琴意者疑立誠絜矩師避地避言之義豈曰嘉隱以干聞達是月二十一日賢都水弟叔姪至止伏奉書諭猥加詞飾捧緘開讀光曜林壑蘊蓄慚懼若無憑依伏惟大夫天子碩臣包甫冠申文武皇皇作藩於唐以河海之廣涵游泳之物曲存惠好俯慰顲頏則士君子相顧而言曰以方伯高明之尊以野客草茅之賤尚能降損懷抱招納以禮況四方多士得不望塵欽義奔走於下風者耶方今江湖上接鯨鯢之地皇帝以襟帶軫

慮授大夫以安之恭聞旄鉞之至也政不煩吏不擾帷幄多賢傑軍旅有叙事黎人熙熙各遂生性爰及巖谷亦云逍遥是知凡在府㢘孰不幸甚載誠宜被荷服躡芒屩拜跪於旌戟之下常以山中氣寒嬰内藏之病髙風揺落寢欲增劇未申悃欵良用震恐倏羸形支持堪自興運端神肅氣側聽精微之論伏惟少賜鑒燭以達愚悃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一